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遼 金 元 文 學

蘇 雪 林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遼金元文學

蘇雪林著

百科小叢書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學文元金遼

著林雪蘇

路南河海上
五雲王 人行發

路南河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刷印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二十年二十二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LITERATURE DURING THE LIAO, CHIN
AND YÜAN DYNASTIES

BY SU SÜEH LIN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3

All Rights Reserved

遼金元文學

目次

第一章	遼文學	一
第二章	金之初中葉作家	八
第三章	金之末葉作家	一六
第四章	元曲之種類與構造	二五
第五章	北曲作家與作品	三三
第六章	南曲作家與作品	四四
第七章	元人小說	四九

遼金元文學

第一章 遼文學

遼之先爲契丹，公元九一六年阿保機自立爲帝。九七五年改國號爲遼，爲北宋強敵。公元一二五年受金宋夾攻而亡，立國共二百零九年。

遼在太祖時已以漢字爲基礎，創爲契丹大小二體文字。且習漢文。太祖長子東丹王倍爲其弟所猜忌，渡海至唐，作詩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趙翼廿四史劄記稱其『情文悽惋，言短意長，深有合於風人之旨。』又嘗市中國書籍至萬卷，藏於醫巫閭山之望海堂。其子隆先亦聰明博學，有閶苑集行世。這可見九世紀初葉遼人漢文已很有根基了。

遼聖宗（公元九二九—一〇三〇）御製曲五百餘首。又嘗以契丹大字譯白居易諷諫集，題詩其上『樂天詩集是吾師』云云。見古今詩話。又作傳國壘歌見孔平仲珩璜新論。

興宗（公元一〇三一—一〇五四）亦擅長漢文，常賦詩賜寵臣。見本紀。道宗（一〇五五—一一〇〇）題宰相儼黃菊賦云：『昨日得卿黃菊賦，碎剪金英堪作句，袖中猶覺有餘香，冷落西風吹不去。』見陸游老學庵筆記。

遼之女貴族擅長詞章者頗有其人。道宗蕭皇后小字觀音，失寵於帝，作回心院詞十首，其第四首云：『裝繡帳，金鈎未敢上；解却四角夜光珠，不教照見愁模樣。』第七首云：『剔銀燈，須知一樣明；偏是君來生彩暈，對妾故作青燐燐。』

又有十香詞措詞頗爲猥褻，據王鼎焚椒錄謂係耶律辛乙所作，命宮婢單登乞后書而卽以此誣爲后作，爲后與伶官趙惟一私通之證。道宗大怒，遂賜后死。臨死時作絕命詞亦甚悲慘。

天祚帝的蕭文妃善歌詞，見金人勢盛，而帝畋遊不絕，忠臣疏斥，作諷諫歌二首，其一云『勿嗟塞上兮暗紅塵，勿傷多難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選取賢臣，直須臥薪嘗膽兮激壯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雲。』

遼之宗室中亦多文士。聖宗時有寧王長沒，耶律資忠。興宗時有耶律庶成，及其弟庶箴，其子蒲

魯。又有耶律韓留，耶律陳家奴，耶律良均。道宗時有耶律孟簡。

至於普通文學家則遼史文學傳所載過於簡略，今採取羣籍爲之補充數人。

李澣初仕晉爲中書舍人，晉亡歸遼，授翰林學士，累遷工部侍郎。穆宗應歷二年（公元九五二）澣兄在汴密遣人招之。澣託求醫南京，易服夜遁，至涿，爲徵巡者所得，械歸上京。帝怒甚，欲殺之，賴樞密高勳力救得免。仍令禁錮於壽國寺。凡六年，艱苦萬狀。會帝欲建太宗功德碑，高勳薦澣秉筆，文成以進。帝悅，釋其囚。尋加尙書宣政殿學士卒。

澣有應歷小集十卷，通志藝文略說他取遼穆宗年號以名。宋史藝文志也載澣文集十卷，但集名則易爲丁年。說者謂其取李陵書中語以蘇武自况也。觀冊府元龜載其與兄濤書報告穆宗荒淫及契丹亂弱情況，請中國乘此定和戰之計。可見李澣實具有民族思想，其仕遼原非得已。則以蘇武自况也許是真的。玉壺清話又載其留舊閣七絕一首，平平而已。

劉三，緞河間人，父慎行仕遼官至北府宰相。遼既有幽薊及雁門以北，亦開科以收士人。三緞與弟四端六符並擢進士第。又與四端尙主。嘗獻一矢斃雙鹿賦，聖宗嘉其膽麗。後得罪，攜嬖妾與一子

投宋廣信軍，情詞迫切，自言主凶狠，必欲殺其妾與子，故歸。宋人頗詢其國中機密，復爲詩自陳云：「雖慙涿勺赴滄溟，仰訴丹衷不爲名。寅分星辰將降割，兌方疆域卽交兵。春秋大義惟觀釁，王者雄師但有征；救得燕民歸舊主，免於通問自稱兄。」遼屢移文求索，期在必得，宋以誓約既久，恐開邊隙，乃拘送還遼。遼殺其妾與子，以其昆弟俱方委任，貸其死，錮禁終身。（儒林公議）

蕭韓家奴（一作罕嘉努）字休堅，涅刺部人。少好學，弱冠入南山讀書，博覽經史，通遼漢文字。統和十四年（公元九九六）始仕。重熙初，同知三司使事，四年遷天成軍節度使，徙彰愍宮使。帝與語才之，名之爲「詩友」。帝嘗詔天下言治道之要，韓家奴有對策一篇，（具載遼史本傳，及繆荃孫 遼文存）本傳稱之云：「落落累數百言，概可施諸行事。」亦遼之晁賈哉！

後擢翰林都林牙兼修國史，與耶律庶成錄遙輦可汗至重熙以來事迹爲二十卷進之。又博考經籍自天子至於庶人情文制度可行於世不謬於古者，作禮書三卷。欲帝知古今成敗，譯通曆，貞觀政要，五代史以進。卒年七十二。有六義集行世。

王鼎字虛中，涿州人。幼好學，居太寧山數年，博通經史。清寧五年（公元一〇五九）擢進士第。

調易州觀察判官，改涑水縣令。累遷翰林學士。當代典章，多出其手。嘗上書言治道十事。後得罪，流鎮州。居數歲有赦，鼎獨不免。令守臣召鼎爲賀表，因以詩貽使者，有「誰知天雨露，獨不到孤寒」之句。上聞而憐之，卽召還復職。乾統六年（公元一一〇六）卒。

王鼎著作今日存者僅有焚椒錄一卷。紀道宗、蕭皇后被誣賜死始末。清人以其所記事與契丹國志略有不符，遂疑其僞。然亦無強有力的證據。鼎又有固安縣固城謝家莊石橋記一篇收遼文存中。

劉輝，好學善屬文，疏簡有遠略。太康五年（公元一〇七八）第進士。大安末爲太子洗馬，上書言「西邊諸番爲患，士卒遠戍，中國之民疲於飛輓，非久長之策。爲今之務，莫若城於鹽灤，實以漢戶，使耕田聚糧以爲西北之費。」言雖不行，識者韙之。遷禮部郎中，詔以賢良對策。輝言多中時病。擢史館修撰卒。

趙良嗣本燕人，馬植世爲遼國大族，仕至光祿卿。宋政和初，童貫使遼，因與俱歸，易姓名薦諸朝，獻結金滅遼之策。宣和二年（公元一一二〇）以右文殿修撰朝奉大夫由登州泛海使金，援祖宗

朝故事買馬爲名，因議夾攻遼人取燕薊雲朔等舊漢州復歸於宋。四月與金主相見於龍澗，致議約之意，金主許之。復同入上京看遼大內居室，相與上馬並轡由西偏門入，並乘馬過五鸞宣政等殿，置酒於延和殿。作詩云：『建國舊碑明月暗，興王故地野風乾，回頭笑向王公子，騎馬隨軍上五鸞。』（北

盟彙編）

芳齋自敘又記趙良嗣事云：『宣和四年十一月，金主見良嗣，許割燕薊景順涿易六州二十四縣。（按燕雲十六州自陷入契丹後，屢有更置，此卽其故地）每歲要以所賂契丹銀絹。良嗣歸有喜色，作詩云：『朔風吹雪下雞山，燭暗穹廡夜色寒。聞道燕然好消息，曉來驛騎報平安。』』

按趙良嗣與金太祖議夾攻遼，是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往復磋商數年始定。其經過情形具見北盟會編，長編紀事本末，大金弔伐錄等書所載。金太祖八次致宋徽宗書中，自石敬瑭勾引契丹獻了燕雲十六州之後，契丹頻歲騷擾，中國以北部無險可守，元氣損耗極大。宋太祖親征契丹受箭而殞。

此事正史不載，兩山墨談據宋神宗諭滕章敏之言始知——趙良嗣獻夾攻之議遂以亡遼，既取回五代時陷入契丹舊地，又報了宋的不共戴天的大仇。他不惟算得中國歷史上外交界一個偉人。

也可算中國民族一個大功臣了！

第二章 金之初中葉作家

金乃女真族，起於塞北之一部落。公元一一一五年阿骨打稱帝建國號，勢漸強盛。一一二五年滅遼，同年入寇於宋。翌年陷汴京擄徽欽二帝。宋南遷，長江以北遂歸金統治。至一二三四年見滅於元，立國凡一百二十餘年。

金之濡染漢族文化較遼爲後。太祖滅遼，得遼人韓昉而用之，文物始見進步。太宗入汴取經籍圖書，於是設庠序，定禮樂，皇帝祀孔廟，北面執弟子禮，諸王執經誨唔。又以詞賦經義策論律科等科取士。金之諸帝如金主亮，世宗，顯宗，章宗無不嗜好學問，長於詩文。金主亮嘗使畫工密圖杭州湖山，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其中秋待月，賦鵲橋仙詞，尤奇橫可喜。世宗嘗自撰本曲，記祖宗創業艱難。顯宗在儲位尤好文學，與諸儒講論，乙夜忘倦。元好問中州集載其風箏詩一首，儼然作者。宗室中人才亦不亞於遼之貴族。

金之文學可分爲三個時期。自太祖立國至金主亮南侵被弑爲金之初葉，爲文學第一期，共四

十五年。(一一一五——一一六〇)最初十餘年文學無可述。滅遼與北宋之後，竭力羅致遼宋文人。奉使之士有文名者，每強留而不遣，或執而不殺，強迫官之。致自遼的有韓昉，胡礪，王樞，魏道明，左企弓，虞仲文等。致自宋的有宇文虛中，高士談，施宜生，蔡松年，吳激，馬定國，王競等。

韓昉字公美，燕京人。仕遼累世通顯。天慶二年（遼天祚帝年號，公元一一一一）進士第一。入金後甚見信用。官至翰林侍講學士，禮部尚書。對於金朝的典章制度建議甚多。後封鄆國公，加開府儀同三司致仕。薨年六十八。昉善屬文，最長於詔冊，作太祖睿德神功碑，當世稱之。

胡礪字元化，磁州武安人。天會間金兵至遼，爲軍士所掠，行至燕，亡匿香山寺，與傭保雜處。韓昉見而異之，攜歸使與子同讀。常對人說：『胡生才器一日千里，他日必將名世。』十年（公元一一三二）進士第一，授右拾遺，權翰林修撰。改定州觀察判官。海陵爲平章政事，百官賀於廟堂，礪獨不跪，海陵深加器重，後扈從至汴卒，年五十五。

王樞，魏道明，左企弓，虞仲文的事迹不大顯著，遼金文學傳亦不載，僅中州集及全金詩略有介紹而已。樞字子慎，良鄉人。仕金直史館。道明字元道，易縣人。累官至安國軍節度使，晚居雷谿，自號雷

谿子，有鼎新詩話。企弓字君財，薊人，仕遼至宰相。仲文字質夫，武州寧遠人，仕爲遼相，歸命，授樞密使平章政事，封秦國公。

宇文虛中字叔通，成都人。宋黃門侍郎。建炎二年（公元一一二八）爲太上祈請使至金。金人重其才藝，官以翰林學士，掌辭命，號爲國師。皇統六年（公元一一四六）謀挾欽宗南歸，爲人告變，虛中急發兵直至金主帳下，金主幾不能脫，事不成而誅。宋淳熙中贈開府儀同三司，諡節愍。開禧中又賜姓趙氏。——此據施德北窗炙體錄。金宋二史本傳但云以譏訕獲罪。

其詩五十首，載中州集。有上烏林天使三首之一云：

『拭玉轅門吐寸誠，敢將緩頰沮天兵。雷霆儻肯矜彫弊，草芥何須計死生。定鼎未應周命改，登壇合許趙人平。知君妙有經邦策，存取懷威萬世名。』

此詩據南宋書係上張孝純。孝純爲宋太原守，粘罕入寇，堅守累年，城破被執，後被迫相齊。此時大約金人命他使宋，所以虛中乘機爲宋陳情。虛中又常作詩云：『人生一死渾閒事，裂背穿胸不汝忘！』其決心死仇蓋非一日，亦可謂堂堂烈丈夫矣。而宋金二史反怪其死由自取，毫無褒辭。金史不

足責。宋史亦然，中國史家見解淺陋如此，民族思想之不發達又何足怪。

高士談字子文，宣和末，任忻州戶曹，入金爲翰林學士，有蒙城集行世。宇文虛中起事失敗，繫獄。金人不能得其反跡，乃以其家多藏中國圖書爲謀反之證。虛中道：『死自吾分，至於圖書，南來士大夫家家有之。高士談圖籍尤多於我，豈亦反耶？』有司承風旨，并殺士談。時論冤之。（本傳）但士談詩有『旅跡何時定，歸心不厭南。』『淚眼依南斗，難忘故國情。』又詠棣棠云：『流落孤臣那忍看，十分深似御袍黃！』則士談身雖仕金，心不忘宋，與宇文虛中同。其及於禍，與虛中亦必有同謀，不過金人恐因此激起漢族仕金者和南方的民族情感，不願宣布真相罷了。

施宜生字明望，浦城人。嘗從范汝爲，汝爲敗，仕齊。後乃仕金，故自號『三住老人。』正隆四年（公元一一五九）冬，爲宋賀正使。宋命張燾館之都亭，因問以首邱風之，宜生顧其介不在旁，爲度語道：『今日北風甚勁！』又取筆扣之說道：『筆來！筆來！』於是宋始知警。使還，其副使耶律關離刺以聞，坐是烹死。其爲民族犧牲之慘烈，足與宇文虛中並傳，而後人以其身既仕金，又爲宋謀，頗多譏議。如楊運泰筆來歌是也。此等迂腐議論，實令人氣短。

蔡松年字伯堅，父靖，宣和末，守燕山。金兵至白河，郭藥師以燕山府降，松年得辟爲金史。累官至吏部尚書，參知政事，封鄆國公。又拜右丞相，加儀同三司，封衛國公。正隆四年（公元一一五九）卒，年五十二。松年文詞清麗，與吳激齊名，號「吳蔡體」，有集行世，今佚。

吳激字彥高，建州人。爲米芾之壻，工詩能文，學畫俊逸，得芾筆意，尤精樂府，造語清婉，哀而不傷。奉使至金，金以知名士留不遣，僉爲翰林待制。皇統二年（一一四二）出知深州，到官三日而卒。有東山集十卷，今佚。中州集引其斷句云：「春風蜀棧青山盡，曉日秦川綠樹平。」煙拂雲梢留淡白，雲蒸山腹出深青，「富有畫意」。

馬定國字子卿，在平人。仕齊。嘗爲石鼓作辨萬餘言，學者以比蔡珪、燕王、慕辨。

王競字無競，彰德人。入金爲應奉翰林文學兼太常博士，作金源郡王完顏婁室墓碑有名於世。

自金世宗卽位，至宣宗南渡，共五十四年，爲金之中葉，文學爲第二期。（一一六〇—一二二四）自金主亮南侵失敗，國中元氣大傷，世宗乃對宋講和，與民休息，在位二十四年，人民安樂，世號「小堯舜」。章宗繼承世宗治平局面，進而正禮樂，修刑法，制典章，文物粲然大備。所以大定（世宗年號）

明昌（章宗年號）之間，人才輩出，爲金代文學最盛時期。

此期文人以蔡珪、党懷英爲最著。王庭筠、趙淵、周昂、李純甫諸人次之。

蔡珪字正甫，蔡松年之子。元好問說：『國初文士如宇文大學、蔡丞相、吳深州等，不可不謂豪傑之士，然皆宋儒，難以國朝文派論之。故斷自正甫爲正傳之宗，党竹谿次之，禮部閑閑公又次之。自蕭戶部、真卿倡此論，天下迄今無異議云。』天德三年（公元一一五一）進士，不赴選，求未見書讀之，其辨博當時罕有倫比。大定四年（公元一一七四）由禮部員中出守維州，道卒。其著作有續歐陽文忠集錄、金石遺文六十卷、古器類編三十卷、補南北史志書六十卷、水經補亡四十篇、晉陽志十二卷、金石遺文跋尾十卷、燕王墓辨一卷。

党懷英字世傑，馮翊人。少與辛棄疾同舍，號辛党。棄疾南歸，懷英則顯於金。中大定十年進士，歷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大安三年（公元一二一一）卒，年七十八。

懷英詩文書法無一不工，故趙秉文替他作墓誌，曾說：『公文似歐公，不爲尖新奇險之語，詩似陶謝，奄有魏晉，篆籀入神，陽冰之後一人而已。……古人名一藝，而公獨兼之，可謂全矣。』其制誥亦

爲金開國百年以來第一。

王庭筠字子禮，河東人。大定十六年進士。調恩州軍事判官，臨政有能聲。卜居黃華山，以「黃華山主」自號。後官至翰林修撰，卒年四十七。爲文能道所欲言，暮年詩律深嚴，七言長篇尤工險韻。有蒙辨十卷，文集四十卷。

趙淵字文儒，東平人。大定二十二年（公元一一八二）進士，仕至禮部郎中，自號黃山，有黃山中州集，載其詩三十首。

周昂字德卿，真定人。官監察御史。大安軍興，權行六部員外郎。後與從子嗣明死於承裕之難。其小詩云：「平生眼白嫌物俗，此身誰要冠帶束。茶甌飯飽一飲足，臥聽松風仰看屋。」殊有超脫之致。李純甫字之純，弘州襄陰人。初業詞賦，後更治經義學。承安二年（公元一一九七）經義進士。爲文法莊周，列禦寇，左氏，戰國策，後進多宗之。三十歲後遍觀佛書與道書，著書合三家爲一，號「內稿」。其餘文字爲「外稿」。凡數十萬言。正大末，出倅坊州，改京兆判官，卒於汴，年四十七。

尙有劉迎著樂府號山林長語。鄭子聃作賦爲金主亮時第一，所著詩文達二千餘篇。劉汲著西

崑集。趙可著玉峯散人集。任詢著詩數千首。馮子翼有詩集及樂府集。史奕著洹水集。鄺權著坡軒集。毛應著平水集。呂中孚著清漳集。王琢著汾漫集。都是正隆，大定，明昌間的進士。第二期文學盛況於此可見。

第三章 金之末葉作家

第三期自宣宗南渡至元好問之死，亦爲金代之末葉，共四十三年（公元一二一四—一二五七）。金自南渡後國勢已由盛而衰，而文學反有蒸蒸日上之勢。因爲大定明昌四五十年間深厚的壘培時候，應當有個比較燦爛的時代來到。趙秉文楊雲翼本是大定明昌間的文人，南渡後爲了年齡與地位的關係，名望日隆，儼然成爲文壇盟主。北渡之後王若虛元好問爲物望所推，王死後，元更成爲魯靈光殿，爲金源最後文學家，也爲金源一代最偉大文學家。

楊雲翼字之美，樂平人，明昌五年進士第一。歷官至禮部尙書兼侍讀，每召見，賜坐呼「學士」而不名。進龜鑑萬年錄聖學聖孝之類凡二十篇。正大五年（公元一二二八）卒，壽五十九。諡文獻。雲翼天資穎悟，博通經傳，至於天文律歷醫卜之學無不臻極。論者謂百年以來士大夫身備四科者雲翼一人而已。善爲詔令文字，高文典冊多出其手，門生半天下。南渡後與趙秉文共掌文柄二十年，時人號爲「楊趙」。

其著作有大金禮儀若干卷，續通鑑若干卷，周禮辨一篇，勾股機要，象數雜說及文賦若干篇。趙秉文字周臣，自號閑閑老人，滏陽人。大定二十五年進士，權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轉吏部尚書，同修國史，知集賢院事。天興元年（公元一二三二）卒，壽七十四。

秉文自幼至老未嘗一日廢書，著易叢說十卷，中庸說一卷，楊子發微一卷，太玄箋贊六卷，文中子類說一卷，南華略釋一卷，列子補注一卷，刪集論語孟子解各十卷，資暇錄十五卷，文集號滏水集。元好問閑閑墓銘稱其詩文：『大概公之文出於義理之學，故長於辨析，極所欲言而止，不以繩墨自拘。七言長詩筆勢縱放，不拘一律，律詩壯麗，小詩精絕，多以近體爲之。至五言古詩則沈鬱似阮嗣宗，真淳古淡似陶淵明，以它文較之，或不近也。』

王若虛字從之，棗城人。承安二年（公元一一九七）經義進士，少博學強記，誦古詩至萬首，他文稱是。歷官管城門山二縣，入翰林轉值學士。金亡，以遺老自命，後坐化於泰山黃峴峯，年七十，所著文章號慵夫集，凡若干卷，澤南遺老集若干卷傳世。

元好問內翰王公墓表，稱其學「公資稟醇正，且有師承之素，故於事親待昆弟，及與朋友交者

無不盡。學無不通，而不爲章句所困。頗譏宋儒經學以旁牽遠引爲誇，而史學以探蹟幽隱爲功。謂天下自有公是，言破卽足，何必嘖嘖如是。其論道之行與否，云戰國諸子之雜說寓言，漢儒之繁文末節，近世士大夫參之以禪機玄學，欲聖賢之實不隱難矣。經解不善張九成，史例不取宋子京，詩不愛黃魯直，著論評之凡數百條，世以劉子玄史通比之。』又云『文以歐蘇爲正脈，詩學白樂天，作雖不多，而頗能似之。』

自趙楊死後，王若虛爲金文壇最高威權，故元氏說『惟公名德雅望，爲天下大老。板蕩之後，大士求活草間，往往倚公以爲重。至於鄙樸固陋，挾兔園策而授童子學者，亦皆想聞風采，爭先睹之爲快。』這可見王氏在北渡後地位之高名望之大了。

但金源數百作家之中，自當以元好問爲首屈一指。他不但可以代表金源一代文學，卽在三千年中國文學史中也佔得第一流的地位。好問字裕之，號遺山，年十四，學於郝晉卿，通經史百家，嘗作箕山琴臺二詩，趙秉文見而奇之，謂少陵以後無此作，於是名震京師，稱爲元才子。官尙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後以遺老自居。常謂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制幾及漢唐，幽亡史興，己所當爲。而國史實錄

在順天張萬戶家，乃言於張，欲爲撰述，爲人所阻，不得如願。於是構亭於家，著述其中，名曰野史亭。爲中州集及壬辰雜編若干卷，又爲金源君臣言行錄，往來四方，采摭遺逸，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親爲記錄，雖甚醉不忘。所作近百餘萬言，捆束委積，塞屋數楹，未就而卒。元修金史多本其所畧云。

郝經墓志謂好問爲詩共五千五百餘首，爲古樂府以寫新意又百餘篇，以今韻爲樂府者又數百篇，共五千七百餘篇。——今僅存一千三百四十首。其詩出宋之蘇軾，作風頗相似。王貽上稱其「七言妙篇或追東坡而軼放翁」。沈德潛亦曰「裕之七言古詩氣暢神行，平蕪一望，常得峯巒高插，濤瀾動地之概，又東坡後一能手也」。趙翼則謂「遺山才不大，書卷不多，較之蘇陸，自有大小之別。然正惟才不大，書不多，而專以精思銳筆，精鍊而出，故其廉悍沈摯處較勝於蘇陸。蓋生長雲朔，其天稟本多豪傑英健之氣，又值金源亡國，以宗社邱墟之感，發爲慷慨悲歌，有不求工而自工者，此固地爲之也，時爲之也。」

其詩之特點，一曰不尙排偶及藻繪。金史本傳謂其奇崛而絕雕刻，巧縛而謝綺麗。蘇陸古體行墨間尙多排偶，好問則專以單行，絕無偶句。構思宵渺，十步九折，愈折而意愈深，味愈雋。二曰沈雄悲

壯。卽郝經所謂把酒看花，歌謠跌宕，挾幽并之氣，高視一世。唐以來律詩之可歌可泣者，杜甫數十聯外，絕無嗣響。好問則往往有之，如「岐陽西望無來信，隴水東流聞哭聲。」精衛有冤填渤海，包胥無淚哭秦庭。」日月盡隨天北轉，古今誰見海西流。」聲調都甚悲壯。三曰善用拗體。自李商隱趙嘏輩創爲一種拗七律，以第三第五平仄互易，如「溪雲初起日沈閣，山雨欲來風滿樓。」殘星數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頗有擊擗波折之致。至元好問又創爲一種拗體，拗在第五六字，如「來時珥筆誇老健，去日攀車餘淚痕。」大徐秀發眉字見，老阮亡來樽俎閒。」冷猿掛夢山月暝，老雁叫聲江渚深。」更覺幽峭。歐北詩話

至其散文則長於碑誌。金史文藝傳稱其爲「文有繩尺，備衆體……兵後故老皆盡，好問蔚爲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銘誌盡趣其門。」李祖陶亦說「所著文集則憲章北宋，接歐蘇正軌，屹然爲一大宗。集中碑誌最多，直書所見所聞，論定一代，可與歐陽公五代史並觀。」又云「他文亦格老氣蒼，無講學家冗沓腐爛之習。」

此外則雷淵字希顏，渾源人，崇寧二年（公元一二二二）進士。爲文章喜新奇。麻九疇字知幾，

莫州人，幼有神童之目，死於壬辰（公元一二三二）之難。趙秉文元好問皆與交厚。爲詩精深峭刻，工於賦物。如夏英公篆歌，賦伯玉透光鏡，皆於詩中別具一格。李經字天英，錦州人，作詩極刻苦，喜出奇語，不蹈襲前人。其雜詩云：「長河老秋凍，馬怯冰未牢，河山冷鞭底，日暮風更號。」惜全集已佚，不然，定可與孟郊、賈島鼎足而三。趙秉文稱「李天英合長吉、盧仝爲一人」。宋九嘉、夏津人，少遊太學，有能賦聲，長從李純甫讀，爲文有奇氣，與雷淵、李經、相伯仲。龐鑄字才卿，遼東人，博學能文，工詩，造語奇健不凡，世多傳之。此外作風好爲新奇古奧者，尚有數位。劉所謂南渡之後，文風一變而爲奇古。此數人可以爲其代表。

又有李獻能、李汾與第二期詩人李純甫合號「三李」。獻能字欽叔，河中人。元貞祐間特賜詞賦進士，廷試第一人，宏詞優等。授應奉翰林文字，後死於北渡之難。年四十三。作詩有志風雅，樂章尤工。汾字長源，平晉人。其詩清壯磊落，有幽并豪俠歌謠慷慨之氣。元好問平生有三知己，一則辛愿，二則獻能與汾也。又有王鬱字飛伯，大興人。爲文法柳宗元，闕肆奇古，動輒數千言。歌詩俊逸效李白。嘗作王子小傳以自叙。金末遇亂，爲元兵所殺，年三十餘。

金人樂府則不甚發達，中州集載百餘首，作家則自吳激、蔡松年、趙宜之、折昭中、元禮等三十餘人，比之兩宋，質量皆自不及。然以風土之影響，及方興民族氣象之表現，亦有一種奇崛偉麗之觀。
宋裨類鈔載金主亮中秋待月不至鵲橋仙詞：

停杯不舉，停歌不發，候銀蟾出海，不知何處片雲來，做許大通天障礙。□虬髯燃斷，星眸睜裂，惟恨劍鋒不快，一揮截斷紫雲腰，仔細看嫦娥體態。

其大舉南征時作喜遷鶯詞：

旌旄初舉，正駃騠力健，嘶風江渚。射虎將軍，落鵬都尉，繡帽錦袍翹楚。怒礮戟聲爭奮，捲地一聲鞞鼓。笑談傾，合長江齊楚，六師飛渡。□此去無自墮金印如斗，獨抱功名攜取。斷鎖機謀，垂鞭方略，人事本無今古。試展臥龍韜韞，果然成功且莫問江左。想雲霓切望，元黃迎路。

吳激北遷後，爲故宮人賦人月圓。時宇文虛中亦賦念奴嬌，先成而頗近鄙俚，及見激作，茫然自失。自此以後有求作樂府者，虛中卽批云「吳郎近以樂府名天下，可往求之。」激詞云：

南朝千古傷心事，猶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向誰家？恍然一夢，仙肌勝雪，宮鬢堆

鴉。江州司馬，青衫淚濕，同是天涯！

折沼中支禮字安世，爲麟撫經略使從軍舟中作望海潮：

地雄河岳，疆分韓晉，潼關高壓秦頭。山倚斷霞，江吞絕壁，野煙縈帶滄洲。虎旆擁貔貅，看陣雲截岸，霜氣橫秋。千雉巖城，五更殘角，月如鉤。□西風曉入貂裘，恨儒冠誤我，却羨兜鍪。六郡少年，三朝老將，賀蘭烽火新收。天外岳陽樓，想斷雲橫曉，誰識歸舟。剩著黃金換酒，羯鼓醉涼州。

至於戲曲則金代有所謂院本者，與宋之雜劇並稱。今傳西廂記傳奇爲金董解元所作。據輟耕錄知解元爲金章宗時人，清毛奇齡西河詞話遂謂爲金章宗時學士。胡應麟云：「西廂記雖出唐人鶯鶯傳，實本金董解元。董曲今尙行世，精工巧麗，備極才情，而字字本色，言言古意，當是古今傳奇鼻祖。金人一代文獻盡於此矣。然其曲乃優人弦索彈唱者，非扮演雜劇也。」（少室山房筆叢）

施國祁云：今讀此本爲海陽黃嘉惠刻，定爲董西廂，分上下二卷，無齣名關目，行間全載宮調引子，尾聲填樂府方言，不采類書故實，曲多白少，不注工尺，是流傳讀本與院妓劉麗華口授者不同。

(禮耕堂叢說)

焦循易餘籥錄則以董解元西廂與王實甫西廂兩相比較，謂董之造句命詞勝王遠甚。且說「前人比王實甫爲詞曲中思王太白，實甫何敢當，當用以擬董解元。」今錄其送別中文字數段：

雨兒乍歇，向晚風何凜冽。那聞得衰柳蟬鳴，悽切。未知今日別後，何時重見也。衫袖上盈盈搵淚不絕。幽恨眉峯暗結，好難割捨，縱有千種風情何處說！

莫道男兒心如鐵，君不見滿川紅葉，盡是離人眼中血！

莫煩惱，莫煩惱，放心地，放心地，是必是必，休恁地做病做氣。俺也不似別的，你情性俺都識。臨去也，臨去也，且休去，聽俺勸伊。

衰草萋萋一徑通，丹楓索索滿林紅。平生踪跡無定着，如斷蓬，聽寒鴻啞啞的飛過暮雲重。

驢鞭半握吟肩雙，休問離愁輕重，向箇馬兒上駝也駝不動！

第四章 元曲之種類與結構

元乃蒙古民族，其崛起實較遼金爲後。元太宗窩闊台於公元一二三年滅金，世祖忽必烈於一二七九年滅宋，於是統一中國。自世祖至元十四年入中國，至明太祖卽位，計傳十君，歷九十一年。

遼金文學不脫中國傳統文學的窠臼，而元則平民文學甚爲發達！在中國文學史上總算有點特殊的貢獻。前人稱元曲爲一代之特色，謂可與周詩、楚騷、漢賦、六朝五言、三唐近體、宋詞並論。元之劇本，有明鍾繼先的錄鬼簿及涵虛子的目錄，王國維曲錄所舉亦多。近董康輯樂府考略所輯近八百餘種。其中固雜明清作品，然以元人所作爲最多，至少亦有五六百種。屢經喪亂之餘，尙存此數，則當時之盛，可想而知。元曲種類普通分爲北曲南曲，而其中又分爲三種，卽：

(A) 散曲 散曲又名曰『散套』，又曰『套數』，乃是一種介乎詩詞與戲曲之間的一種東西。說牠是詩詞，則合一宮調中諸曲爲一套，是一種複合體；說牠是戲曲，則曲以代言爲事，有人物登場，而散曲則作家自叙，或咏一事毫無動作。說者謂若離開戲劇的關係，專述詩歌之進化，則散曲實

居詞以後詩歌正宗的地位。然前人對此不知注意，故作品散佚甚多，作家平生亦不可考，良爲可惜。散曲以北曲爲之者爲北曲套數，以南曲爲之者爲南曲套數，亦有合北南曲相間之者名南北合套。其例自元沈和創之。所作漢湘八景，歡喜冤家皆南北合套。

元代雜劇作家皆擅長散曲。關漢卿之散曲，散見各種曲選中，近人輯得一本，得小令四十一首，套數十一套。白樸天籟閣集後附撫遺卽爲其散曲，共小令三十六，套數四套。喬夢符張小山亦皆有之。而馬致遠秋思一套，尤負盛名。周德清評之以爲萬中無一。明王元美等亦推爲套數中第一。今錄之於下：

秋思（見元刊中原音韻樂府新聲）

（雙調夜行船）百歲光陰如夢蝶，重回首往事堪嗟。昨日春來，今朝花謝，急割盡夜闌燈滅。（喬木查）秦宮漢闕做衰草牛羊野。不恁漁樵無話說。縱荒墳橫斷碑，不辨龍蛇。（慶宣和）投至狐踪與兔穴，多少豪傑，鼎足三分半腰折，魏耶？晉耶？（落梅風）天教富，不待奢，無多時好天良夜，看錢奴硬將心似鐵，空辜負錦堂風月。（風入松）眼前紅日又西斜，疾似下

坡車。晚來清鏡添白雪，上牀與鞋履相別。莫笑鳩巢計拙，葫蘆提一就裝呆。（撥不斷）利名竭，是非絕。紅塵不向門前惹，綠樹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補牆東缺，竹籬茅舍。（離亭宴煞）蛩吟罷，一枕才寧貼，鷄鳴後萬事無休歇。算名利何年是徹？密匝匝蟻排兵，亂穰穰蠅爭血。裴公綠野堂，陶令白蓮社，愛秋來那些。和露摘黃花，帶霜烹紫蟹，煮酒燒紅葉。人生有限杯，幾個登高節？囑付與頑童記者，便北海探吾來，道東籬醉了也！

又有小令，性質與套數相類，不過是單純體，只用一曲。試舉數例：

枯籐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天淨沙，無名氏作，或以爲馬致遠）

斷橋淮水西林渡，暗香疏影梅花路，蹇驢破帽登山去，夕陽古寺題詩處。樹頭啼翠禽，水面飛白鷺，傷心和靖先生墓。（塞鴻秋，張小山）

冷雲開，夕陽樓外數峯閑，等閑不許俗人看。雨鬢烟鬢，倚西風十二闌。休長嘆，不多時，暮鷺風吹散，西山看我我看西山。（殿前歡咏大都西山，唐毅夫）

(B) 雜劇 王國維曰「雜劇，院本，傳奇之名，自古迄今，其義頗不一。宋時所謂雜劇，其初殆專指滑稽戲言之。其後乃以故事爲主。元雜劇又與宋官本雜劇截然不同。至明中葉以後，則以戲劇之一折至六七折者爲雜劇，又舍北曲而用南曲，又非元人之所謂雜劇矣。」

今卽就王氏之言論之：宋之第一種雜劇，乃係插科打諢之謂。黃魯直云「作詩正如作雜劇，初時布置，臨了時，打諢。」呂平童蒙訓亦云「如作雜劇，打猛諢入，却打猛諢出。」宋有名之雜劇：如擲箸李義山，如三十六髻，如甲子丙子生，如折百錢，如併庫，如二聖還，如張郡王在錢眼內坐，如鑽彌遠……（參看王國維宋元戲曲史第二章）然皆極短，上場表演五分鐘可了，疑係正劇中間插幕，如西洋戲劇中之 Interlude。其第二種雜劇，乃是偏重音樂歌舞劇，其中有時夾雜以種種化裝游藝（如三教，則裝婦女鬼神。遊鼓隊則裝男女僧道雜色）其性質似乎等於法國古代之 Vaudeville。至金之院本，據暖姝隨筆說「有白有唱者名雜劇，扮演戲文跳而不唱者名院本。」然據王國維考證則亦與宋之第二種雜劇大略相似，不過內容比較複雜而已。周密武林舊事載宋官本雜劇名目共二百八十餘本，陶宗儀輟耕錄載金院本名目共六百九十種，皆爲元雜劇之淵源。

元雜劇之所以異於宋金者，宋大曲皆爲敘事體。（參看董穎薄媚、西子詞、王國維宋元戲曲史五三—五六頁）金之諸宮調雖有代言之處，而大體亦可謂爲敘事；獨元雜劇則科（動作）敘事，曲文及說白全爲代言。又以一定之體裁，一定之曲調，表演一個古事，故中國純粹之戲劇（Drama）至元代而始有。

（C）傳奇 傳奇之名，實始於唐。唐裴鏞作傳奇六卷，本爲小說家言。至宋則以樂曲之諸宮調爲傳奇。武林舊事所載諸色伎藝人諸宮調傳奇有高節婦、黃淑卿等。夢梁錄亦云孔三傳編成傳奇靈怪入曲說唱。至元人則以雜劇爲傳奇。楊維禎元宮詞云「尸諫靈公演傳奇，一朝傳到九重知。」奉宣齋與中書省，諸路都教唱此詞。按「尸諫靈公」爲元人鮑天祐所撰雜劇，則元人以雜劇爲傳奇，可想而知。至明人則以戲曲之長者爲傳奇，如西廂記傳奇、琵琶記傳奇、桃花扇、燕子箋傳奇是也。清乾隆黃文暘編曲海目分戲劇爲雜劇、傳奇二種，其別始定。大略雜劇皆爲北曲（以作家多北人）傳奇則大都爲南曲。

至於元曲之結構，則小令散套結構較爲簡單，可以不論。至於雜劇之構造：

(1) 幕數 以宮調之曲一套爲一折，通例每本以四折爲限。紀君祥之趙氏孤兒一本五折，則係變例。

(2) 調韻 南北曲之宮調，通行者凡六宮，十二調。而實際雜劇中所常用者僅仙呂、南呂、黃鍾、中呂、正宮、大石、商調，越調，雙調九種而已。在北曲中一折限於一調，其第一折，第二折所用之曲且有同者。普通習慣第一折必用仙呂點絳脣套曲，第二折多用南呂一枝花，餘則用正宮端正好、商調集賢賓等。每折必一韻到底。

(3) 楔子 楔音屑，墊桌小木謂之楔，木器筭鬆而以木嵌之亦謂之楔。楔子用以補四折外之餘情，亦猶楔用以補兩木間之間隙也。或用於折首，或用於各折之間。大抵爲一二小令，如仙呂賞花時，或端正好之類。然西廂記第二劇之楔子則用正宮端正好全套與一折等。

(4) 一人獨唱 北曲每折，唱者專限於一人。非正末（如今之正生）卽正旦唱。亦有四折皆用正末唱者，如白樸梧桐雨四折，唱者皆唐明皇一人；重要人物如楊貴妃僅說白而已，未常一開口歌詠。

(5) 題目正名 北曲之末必有題目正名大抵由七言或八言聯句而成大約以四句概括四折中之情節如白樸梧桐雨題目曰『高力士離合鸞鳳侶，安祿山反叛干戈舉』正名曰『楊貴妃曉日荔枝香，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毛奇齡西河詞話說題目正名非扮演人自唱乃扮演人下場後由其他伶人代唱此則與西洋戲劇中之收場白 Epilogue 無異。

至於傳奇則北曲如西廂記不過幕數較多而已其他規例如調韻楔子一人唱等等與雜劇相同。元末明初南曲發達而規例遂生變化。試與雜劇比較論之：

(1) 齣目 北曲曰折，南曲則曰齣。北曲每本四折，且止曰第一折，第二折，未嘗別製標題。南曲則齣數無定，有長至四十齣五十齣者。且每齣必標齣名，或用四字或用二字，如長生殿第一齣曰『傳概』第二齣曰『定情』第三齣曰『賄權』。西廂記亦有二字標題，恐明人所加？

(2) 調韻 北曲一折一調必須一韻到底。南曲則往往一齣中前曲後曲宮調各異，且許換韻。

(3) 破一人獨唱之例 北曲每折限定一人獨唱，法至拙滯。南曲則登場人物皆可齊歌共

唱，不拘人數多寡。

(4) 楔子 北曲楔子置之題前或過渡處，傳奇之楔子則置於題前。第一齣正生出場之前，先以副末開場，略述全書大意，謂之『家門』，與西洋劇中之 Prologue 相似。如洪昉思 長生殿，梁任公 新羅馬傳奇開場前皆以『外』扮一與劇中不相干涉之人說明全劇大意。此人蓋卽作家自己之代表也。

(5) 下場詩 北曲篇末有題目正名，南曲則以下場詩代之。明清傳奇之下場詩大都集唐詩，亦四句，隳括全齣大意。

第五章 北曲作家與作品

鍾嗣成錄鬼簿於北曲作者分作三期：（一）前輩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編傳奇行於世者。（二）方今已亡命名公才人余相知者及已死才人不相知者。（三）方今才人與余相知及方今才人聞名而不相知者。

王國維考第一期爲元太宗取中原後，到至元一統之初（一二三五—一二七七）約四十二年，是爲蒙古時代。

第二期爲至元後到順帝間（一二七七—一三四〇）約六十年，是爲一統時代。

第三期（一三四一—一三六七）約二十年，爲至正時代。

此三期中以第一期作家爲最盛，其著作存者亦最多，元劇傑作，大抵出於本期中。至第二期則除宮天挺，鄭光祖，喬吉甫三人外殆無足觀，而其劇存者亦罕。

關漢卿 名不可考，漢卿乃其字，號已齋叟，大都人。金末解元，曾爲太醫尹。金亡不仕。著有雜劇

六十三種，今存者止有玉鏡臺、謝天香、金線池、竇娥冤、魯齋郎、救風塵、胡蝶夢、望江亭、單刀會等數種。漢卿與馬致遠、鄭光祖、白樸，合稱四大家，或加王實甫、喬吉甫爲六大家。明人至推漢卿爲曲中之馬遷，其尊重可謂至極。然平心論之，漢卿不及王實甫遠甚！所以浪得盛名者，則以明人誤以西廂記爲漢卿作，故從而尊之耳。

漢卿之竇娥冤乃演孝媳代姑受戮事，蓋亦取古書中故事敷衍爲之。今京劇之六月雪卽出於此。此劇曾由法人拔殘（Bazin）譯爲法文。王國維謂竇娥冤與紀君祥之趙氏孤兒列之世界悲劇中亦無愧色。以其中主人翁赴湯蹈火皆出之自己意志也。但以鄙見論之，此劇結構頗爲幼稚，第四折竇娥見夢於其父，若隱若現，鬼氣森然，令人毛戴。但折末竇娥幽魂竟當堂出現與仇人對質，實在煞風景。作者或以爲必如此始算淋漓盡致，而如其不合情理，何惟第二折張驢兄毒死親父欲陷害竇娥時，竇娥唱鬥蟻一調：

空悲戚，沒理會，人生死是輪迴。感著這般疾病，值著這般時勢，可是風寒暑溼，或是饑飽勞役，各人證候自知。人命關天關地，別人怎生替得，壽數非干今世。相守三朝五夕，說甚一家一

計又無羊酒段匹，又無花紅財禮，把手爲活過日，撒手如同休棄。不是賈娥忤逆，生怕傍人論議。不如聽唱勸你，認個自家悔氣，割捨的一具棺材，停置幾件布帛，收拾出了咱家門裏，送入他家墳地。這不是你那從小兒年紀，指脚的夫妻，我其實不關親，無半點恓惶淚，休得要心如醉，意似癡，便這等嗟嗟怨怨，哭哭啼啼！

此直似說白不似歌唱，一氣轉折而下，如三疊瀑泉之奔注，如夏雨打芭蕉，爽快無比。元人所謂「當行家」大率如此。王國維曰：「關漢卿一空依傍，自鑄偉詞，而其言曲盡人情，字字本色。」正指此等處而言。明人之稱其關大王單刀會措詞高秀，氣壯風雲，今所傳之訓子刀會，卽單刀會之後二折。其續西廂四折，不知是否出於其手，以北曲素來一人獨唱，而續西廂獨亂此例，似係元末明初人所爲。然南豪詩話藝苑卮言皆謂爲關漢卿作也。金瓶嘆批點西廂將此四折醜詆不留餘地，實則西廂以草橋驚夢作結，悠然不盡，有「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之致，而續本必使崔張當場團圓，不免俗套，聖嘆譏之，亦有見地。惟其詞不事雕績，惟尙白描，妙句聯絡筆底，亦非名手不辦。

王實甫 大都人，與關漢卿同時，錄鬼簿載其所作曲十四種，今僅存麗堂春、西廂記二種。但僅

西廂記一種便可以使實甫不朽了。北曲素尚本色，而西廂記則詞藻紛披，風光嬌媚，其妍麗豔冶處，頗類南曲，在北曲中可謂異軍。其所以如此，則我以為關漢卿馬致遠等皆為通俗文人，而王實甫則為智識階級之文人。但觀西廂記規模之宏大（合五本雜劇之量為之，共二十折）命意之高超，結構之嚴密，點綴之有趣，描寫人物之富於個性，均非關馬白喬等所能望其項背。明人對於西廂崇拜極其熱狂，評點之者有徐文長，汪然明，李卓吾，李日華，湯若士，陳眉公，孫月峯，徐士範，王伯良，邱瓊山，唐伯虎，蕭孟昉，董華亭，金庭衡，梁伯龍，焦猗園，何元朗，黃嘉會，劉麗華，金聖嘆；清則尤展成，毛西河，錢西山，沈君微。其中以金聖嘆之評點，尤著盛譽。聖嘆嘗欲取莊子，離騷，史記，杜詩，水滸傳合西廂記為才子書六部，批點而刻行之。中國人素視詞曲為小道，而聖嘆竟躋之於莊史之列，可謂特識。讀者欲知西廂之妙，必須取原文讀之，始知聖嘆稱譽之非溢美。在原始戲曲中有此偉大成功之作品，實令人驚奇不已。但我斷定西廂記乃是一個「複合體」，係經過許多明人修改增減而成，而改動最多則為金聖嘆。錢玄同云：「近人劉世珩校刊關王原本西廂，我拿來和金批本一對，竟變成兩部書。」小說之三國志，水滸傳，西游記均明人改作，且不止一手；又王實甫之麗堂春曲本便不如西廂，皆可

證。西廂記結構太大，曲度節奏亦多失調。（或是遭後人點竄而然）如其謂爲舞臺表演之戲曲，不如謂爲案頭之讀曲。（*Rese-Drama*）

白樸 字仁甫，真定人，號蘭谷先生。其平生據元博文天籟集序較關王爲可考。所作雜劇共十七種。全傳者有梧桐雨，牆頭馬上二種。梧桐雨爲歷史劇，根據唐陳鴻 長恨歌傳而作。清洪昉思 長生殿頗有襲其文句處。此劇寫唐明皇夢中見貴妃，忽被梧桐雨聲驚醒，於悲嘆聲中結束全劇，尙有悲劇意境。惟其說白之鄙俚實堪發笑，如李林甫在安祿山反時尚爲宰相，唐肅宗自稱『肅宗』，白居易 長恨歌『六軍不發無柰何，宛轉蛾眉馬前死』，作者必坐實『馬前』二字，謂衆軍要求以馬蹄踐死貴妃，佛堂縊死後，高力士猶以貴妃衣（代屍）付衆軍馬踐。這又不是太煞風景了麼？明人曲爲辯護，謂元取士有填詞科，主司所定題目外，止曲名及韻耳。其說白則演劇時伶人自爲之，故多鄙俚蹈襲之語，不類文士製作。（臧晉叔 元曲選序）此語之難通，王國維已辨之。（宋元戲曲史一三六頁）蓋元代曲家除王實甫外皆爲通俗文人，腹中缺墨水，描畫市井頗能刻劃入微，而作歷史劇動手使鬧笑話。關漢卿 馬致遠尙不免，不但白仁甫一人已也。然梧桐雨中自有佳句，如第一折密誓

時明皇唱：

暗想那織女分，牛郎命，雖不老，是長生。他阻隔銀河信杳冥，經年度歲成孤另。你試向天空打聽，他決害了些想思病。（醉扶歸）

第四之梧桐夜雨正文暗寫明皇怨恨云：

一會兒價緊呵，似玉盤中萬顆珍珠落。一會兒價響呵，似玳筵前幾簇笙歌鬧。一會兒價清呵，似翠岩頭一派寒泉瀑。一會兒價猛呵，似綉旗下數面征鼙操。兀的不惱煞人也麼哥，兀的不惱煞人也麼哥，則（只）被他諸般兒雨聲相聒噪。（叨叨令）這雨一陣陣打梧桐葉凋，一點點滴人心碎了。枉著金井銀牀緊圍繞，只好把潑枝葉做柴燒鋸倒。（倘秀才）

馬致遠 號東籬，大都人。曾任浙江行省務官。作曲十四種，今傳漢宮秋，薦福碑，岳陽樓，黃梁夢，

青衫淚，陳搏高臥，任風子七種。漢宮秋寫王昭君的故事，但作者使昭君先得幸於漢元帝，毛延壽逃

至匈奴以昭君像獻匈奴王。匈奴與兵來求，帝不得已以昭君歸之。昭君行到界上投水而死。匈奴悔恨，縛延壽至漢，兩國復和。此劇於一八二九年由英人大衛斯（David）譯爲英文。第三折梅花落，寫

元帝送昭君回宮最爲有名。

呀！對着這迥野淒涼，草色已添黃，兔起早迎霜，犬羆得毛蒼，人擲起纓鎗，馬負着行裝，軍運着餉糧，打獵起圍場。他他他，傷心辭漢主，我我我，攜手上河梁。他部從入窮荒，我鑿與返咸陽。返咸陽，過宮牆，過宮牆，繞迴廊，繞迴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黃，月昏黃，夜生涼，夜生涼，泣寒蟬，泣寒蟬，綠紗窗，綠紗窗，不想想。（收江南）呀！不想量，便是鐵心腸，鐵心腸也愁淚滴千行。美人圖，今夜掛昭陽。我那裏供養，便是我高燒銀燭照紅妝。

馬之秋思散曲最佳，已見前。

武漢臣 濟南府人。著曲十種，存者有老生兒、玉盞春、生金閣。漢臣雖不得與於四大家之列，但他的老生兒確是一篇傑作。（此劇經大衛斯於一八一七年譯爲英文）元曲結構每不甚謹嚴，此則極慘澹經營之致。劇情係記一富翁名劉從善，無子，僅一女，引張壻曰張郎。一姪早失怙恃，劉撫之如己出，而老妻不容，乃資遣之外出。劉有妾小梅，有身，壻恐生子，已將不得產，欲害之；女尚不忍，匿之親戚家中，而以小梅逃亡報。清明上塚，姪雖窮，尚以麥紙錢來祭；而壻執掌劉氏產業，竟先祭其祖隴。翁嫗背悲憤，索還產業權，逐壻與女，招姪回。女不得已，乃令小梅攜三歲兒歸，翁詢得真情，喜極，不復

念婿舊惡，以產業與婿姪三分之，劇即完結。

此劇思想，不過中國人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若敖鬼餒等等之傳統觀念，然劇中人物無不富有个性，如劉嫗之昏憤，張郎之很毒，引張與丈夫之一心一計，劉翁暮年望子之焦急，描寫刻畫，入木三分。且引張藏匿小梅，係用暗筆，其後挈幼子出現，不但劉翁驚喜出意外，即讀者亦驚喜出意外了。此劇妙處全在說白，當劉翁知小梅有孕，保護之於悍妻聿婿之間者煞費苦心。先以家資分半與婿，半與嫗，以賣其歡心，然後赴別墅閒住。臨行前對嫗一段談話：

（正末）婆婆，我有句話敢說麼？（卜兒）老的也，你有甚麼話，但說不妨。（正末）我則專等婆婆報個喜信。小梅這妮子有個比喻，你可知道麼？（卜兒）你說，你說，有個甚的比喻？（正末）婆婆，小梅這妮子，他似那借甕兒釀酒。（卜兒）如何是借甕兒釀酒？（正末）別人家的甕兒借得來的來家做酒，只等酒熟了時，可把這甕兒送還與他本家去。婆婆，這妮子如今不腹懷有孕也，明日小梅或兒或女得一個，則是你的。那其間，將這妮子要呵，不要呵？或是典，或是賣，也只由的你。（卜兒）你也說得是。（正末）婆婆。（卜兒）老的，你又怎麼。

(正末)婆婆，小梅這妮子從來有些奴唇婢舌的，怕不惱着婆婆。看老夫的面，應當打時節則罵幾句吧。(卜兒)只古裏聒絮，我知道了也。(正末)婆婆，小梅這妮子，老夫恰才不道來，有甚的惱着你，應罵時節，你也則自處分咱。(卜兒)老的，你則放心去，我說知道了也。(正末)婆婆，(卜兒)老的莫不又是小梅麼？(正末)婆婆，你覷，你覷。

第二折劉嫗借壻女赴別墅報告小梅逃走。老人且信且疑，且驚且痛，寫得十分細膩，口吻亦十分可憐。第三折借嫗上墳，待壻女不至，以語激嫗，將其憐壻惡姪之心理一變而憐姪惡壻，步步寫來，極有『層次』。元曲喜劇大都淺薄，如此劇則真不媿爲高等喜劇(High-Comedy)了。其生金閣係包龍圖公案，又露通俗文字本色，無甚價值。

紀天祥 大都人。其趙氏孤兒一劇，於一七六二年爲法國耶穌會傳教士 Du Halde 譯爲法文。大文學家伏爾太(Voltaire)非常激賞。王國維先生亦謂其爲偉大悲劇。但原文除程嬰用藥囊盜兒出宮描寫略爲細膩外，餘無甚可取。(以上爲第一期作家)

鄭光祖 字德輝，平陽襄陵人，曾爲杭州路吏。其所作以俳諧爲多，是一位喜劇家。平生所作曲

十九種，存者有倩女離魂、王粲登樓、傷梅香、周公攝政四種。其倩女離魂第三折：

空服徧眩藥不能痊，知他這膽膜病何日起，要好時直等的見他時，也只爲這症候因他上得得。一會家纏渺呵，忘了魂靈；一會家精細也，使着軀殼；一會家混沌呵，不知天地。（醉春風）日長也愁更長，紅稀也值尤稀，春歸也奄然人未歸。我則相別也數十年，我則道隔着數萬里，爲數歸期，則那竹院裏刻徧琅玕翠。（迎仙客）

王國維先生謂此種詞如彈丸脫手，後人無能爲役，惟南曲中拜月琵琶差能近之。鄭爲四大家之一，涵虛子詞品亦列之爲上品十二人之列。並云鄭德輝如『九天珠玉』。

宮天挺

字大用，大名開州人，爲釣臺書院山長。作曲六種，今存二種。范張鷄黍係敍范巨卿與

張元伯生死不渝的交情，七里灘則敍嚴子陵與劉文叔富貴不易操之友誼。七里灘第一折混江龍：

自從夏桀將禹喪，獨夫殷紂滅成湯，丕顯立弔民伐罪，丕承立守緒成康，瑤池上筵開穆滿，

湘流中淹殺昭王，自開基起運，立國安邦，坐籌幃幄，竭力邊疆，百十萬陣，三五千場，滿身矢鏃，

遍體金瘡，尸橫草野，鴉啄人腸，未曾立兩行墨跡，在史書中，却早臥一邱新土，在邙山上，咱看

這富貴如蝸牛角，半痕涎沫，功名似飛螢尾，一點光芒。

陳黼玄師稱其雄健渾樸，不在關白馬鄭之下。（中國韻文通論）

喬吉甫 字夢符，太原人，號笙鶴，又號惺惺道人。旅居杭州，擅長小令，作曲十一種，今存三種。金錢記，揚州夢，兩世姻緣。嘗云：「作樂府亦有法，曰鳳頭，豬肚，豹尾，六字是也。大概起要美麗，中要浩蕩，終要響亮。尤貴在首尾貫串，意思清新，能若是，斯可以言樂府矣。」（輟耕錄）涵虛子詞品稱喬如『神鼉鼓浪』。

張可久 字小山，慶元人。以路吏轉首領官，有樂府盛行於世。又有吳鹽蘇堤漁唱等曲，編於隱語中。太和正音譜評其詞曰：「清而且麗，華而不艷。」今觀其秋日宮詞一半兒：

花邊嬌月靜妝樓，葉底滄波翠溝，池上好風閒御舟。可憐秋，一半兒芙蓉，一半兒柳。

數層秋樹隔雕簷，萬朵晴雲擁玉蟾，幾縷夜香穿繡簾。等潛潛，一半兒開門，一半兒掩。

明李中麓刻夢符小山兩家小令，以方唐之李杜。王驥德謂『李則實甫，杜則東籬始當。喬張蓋長吉義山之流。』然喬多凡語，不如小山更勝。（以上為第二期作家）

第六章 南曲作家與作品

南曲在元末明初方漸發達，所以作家之可稱述者甚少。

今所存元曲爲『荆劉拜殺』或與琵琶記合稱爲『荆劉拜殺蔡』或去『拜』而稱爲『荆劉蔡殺』然以作家時代論，則當曰『拜劉殺荆』。

拜月亭，一名幽閨記。相傳爲元施惠作。施惠，字君美，一云沈姓，杭州人。或以爲即做水滸傳之施耐庵，然無可考。錄鬼簿云施嘗居吳山城隍廟前，以書賈爲業，巨目美髯，好談笑，詩酒之暇，唯以填詞和曲爲事。其生平僅此而已。拜月亭故事爲元曲最喜採取之題材，王實甫曾作『才子佳人拜月亭』，關漢卿亦曾作『閨怨佳人拜月亭』，然皆雜劇性質。施君美之拜月亭則擴充爲四十齣，變爲傳奇。

劉知遠，一名白兔記，乃元末無名氏所作，大約與拜月亭產生之時代相去不遠。全曲共三十三齣。

殺狗記，作者相傳爲徐嘔，字仲田，淳安人。元人肅德祥曾作殺狗勸夫雜劇，徐擴充之爲三十六齣。劇中人物亦增加不少，情節亦較爲複雜，而描寫亦較蕭作高明。

荆釵記或以爲元柯丹邱作，實爲非是，乃明寧獻王朱權作也。權號丹邱子，又號涵虛子，爲明太祖第十七子。精於音律，曾著太和正音譜。本是明初人，不當畫入元代。然世旣以荆劉拜殺並稱，惟有合論。荆釵記共四十八齣，乃咏王十朋事。

明人推此數種以爲高壓羣流，李開元王世貞輩議論亦大略如此。以其指事道情，能與人說話相似，不假詞采絢飾，自然成韻，且詞皆協律，可以上台表演之故。

然王驥德曲律云：『世稱曲手，必曰關鄭白馬，顧不及王，要非定論。稱戲曲曰荆劉拜殺，益不可曉，殆優人戲單語耳。』又曰：『古戲如荆劉拜殺，傳之或二三十年至今不廢，以其時作者少，又優人戲單無此等名目，便以爲缺典，故幸而久傳。若今新戲日出，人情復厭常喜新，故不過數年，卽棄閣不行，此世數之變也。』蓋荆劉拜殺，雖較北曲爲進步，而其詞尙甚質樸，又常有鄙俗粗淺處，不合文士眼光，故他們不滿。

高明字則誠溫州瑞安人。元至正中進士，授處州錄事，辟丞相掾。後避亂居鄞，作琵琶記，共四十二齣。

其故事以趙五娘爲主。五娘爲蔡邕妻，邕到京應舉，中狀元，牛太師愛其才，強妻以女。五娘在家侍奉翁姑，備嘗艱苦，至食糠充飢，翁姑卒後，彈琵琶乞食，至京覓其夫，與牛小姐及夫同歸共享安樂。故事卽此作結。

相傳高則誠此劇乃諷刺其友王四之作。毛德音評琵琶記引大園索隱云：「高東嘉名則誠，元末人，與王四爲友。王四亦當時名士，後以顯達改操，遂棄其妻周氏，而坦腹於時相不花家。東嘉欲挽救不可得，乃作此以諷。而託名蔡邕者，以四少賤，常爲人傭菜。趙五娘者，以姓字書自趙至周而適五也。牛丞相者，以不花家居牛渚也。記以琵琶名，則以琵琶上有四王字也。」相傳明太祖微時極賞此劇，卽位後知爲王四作，乃捕而寘之重典，並召高則誠欲官之，則誠託疾不赴。然太祖仍愛其曲，命人抄錄一部置左右曰：四書五經，如尋常布帛菽粟；琵琶記則如富貴人家珍羞，亦不可少。

又有指此爲唐時蔡生棄妻周而婚於宰相牛僧孺故事。見說郛。然宋陸放翁（或云劉後村）

詩云「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陶九成輟耕錄稱元人雜劇亦有「蔡伯喈」，則高氏之琵琶記或承宋元舊本而作。其影射王四，固不可知；卽謂爲實，亦無害於事。

則誠此劇乃嘔心之作。雕邱雜錄云「則誠作琵琶記，閉閣謝客，極力苦心，歌詠久則吐涎沫不絕，按節拍則腳點樓板皆穿。」書影云「虎林昭慶寺僧舍中有高則誠爲中郎傳奇時几案，當拍處痕深寸許。」靜志居詩話稱「則誠填詞燒雙燭，至吃糠一齣，一糠與米本一處飛，一雙燭光變爲一。」吳舒鳧長生殿傳奇序亦謂「則誠居櫟社沈氏樓，清夜按歌，几上蠟炬二枝，光交爲一，因名其樓曰瑞光。」此雖近附會之談，但吃糠一齣，自來評文者皆譽爲神來之作，引之如下：

（雙調過曲）（孝順歌）（旦）嘔得我肝腸痛，珠淚垂，喉嚨尙兀自牢嗔住。糠哪，你遭
難被椿杵節篩，簸揚你吃盡控持。好似奴家身狼狽，千辛萬苦皆經歷，苦人吃着苦滋味。兩苦
相逢，可知道欲吞不去。（外淨潛上覷科）（前腔）（旦）糠與米本是相依倚，被簸揚作
兩處飛。一貴與一賤，好似奴家與夫婿，終無見期。丈夫便是米呵，米在他方沒處尋！奴家便似

糠呵，怎的把糠來救得人飢餒？好似兒夫出去，怎的教奴供膳得公婆甘旨。（外淨潛下科）

琵琶記與西廂記合稱南北二大作品。陳眉公曰：『西廂是一幅着色牡丹，琵琶是一幅水墨梅花。西廂是一幅豔裝美人，琵琶是一幅白衣大士。』李卓吾曰：『西廂是化工，琵琶是畫工。』毛聲山曰：『王實甫之西廂，其好色而不淫者乎？高東嘉之琵琶，其怨誹而不亂者乎？西廂近於風，而琵琶近於雅。琵琶之勝於西廂也有二：一曰情勝，二曰文勝。西廂之情，則佳人才子，花前月下，私期密約之情也；琵琶之情，則孝子賢妻，敦倫重誼，纏綿悱惻之情也。夫是之謂情勝也。西廂爲妙文，琵琶亦爲妙文，然西廂文中，往往雜用方言土語，而琵琶無之，夫是之謂文勝也。』王驥德曰：『古戲必以西廂琵琶稱首，遞爲桓文；然琵琶終以法讓西廂，故當離爲雙美，不當合爲聯璧。』又曰：『西廂組豔，琵琶脩質，其體固然。何元朗並訾之，以爲西廂全帶脂粉，琵琶專弄學問，殊寡本色。夫本色尙有勝二氏者哉？過矣！』

第七章 元人小說

自唐人創爲傳奇之後，短篇小說已立其基礎。宋太宗時修太平御覽文苑精華各一千卷。又以野史傳記小說諸家成書五百卷，目錄十卷，爲太平廣記。惟廣記都是晉唐以來的短篇小說，無宋人自己創作，且爲文言，不能算是元小說的真正祖禰。

元人小說之祖禰爲唐代通俗文字，如唐太宗入冥記，孝子董永傳，秋胡小說。不過文白雜糅，而且描寫極其陋朴，想作者本欲以文言寫小說，而文理不通，時時雜以俗語，所以弄成這樣四不像的體裁了。到了宋代則有『說話』，執此業者名『說話人』，其性質與今日『評話』『大鼓書』相似。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謂說話有合生，小說，說諢話，說三分，說五代史的幾種。吳自牧夢梁錄則謂有四科：一曰小說，又名銀字兒，專講煙粉，靈怪傳奇，公案，撲刀，桿棒，發迹，變態之事。二曰談經，演說佛書，是宣傳佛教的作用。三曰講史書，說通鑑漢唐及歷代故事。四曰合生，講自成片斷的故事。

這類說話人用的底本叫做『話本』。近來繆荃孫先生發現了宋人『京本通俗小說』是中

國文學史一件大事。今已印出八種：(一)碾玉觀音原第十卷 (二)菩薩蠻原第十卷 (三)西山一窟

鬼原第十卷 (四)志誠張主管原第十卷 (五)拗相公原第十卷 (六)錯斷崔寧原第十卷 (七)馮玉

梅團圓原第十卷 (八)金虜海陵王荒淫原第二卷 看了卷第，我們可以想見當時這種小說的數量之

多，但可惜其餘都不可見。也許將來會像敦煌遺書一般從地中出現吧？但我們不能預說。

這八種話本，據胡適考證，確係宋人所作。其產生時代，則約在南宋末年，當十三世紀中期以後。其中也許有稍早的，但至早的不得在宋高宗崩年（一一八七）之前，最晚的也許在蒙古滅金（一二三四）以後。

這些話本大半用白話描寫，委曲瑣細，人物與對話都富有生氣，與唐時通俗文字大不相同，白話文學到這時可謂大進步了。

宋代還有長篇的章回小說。一為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又有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三卷內容與此相同 流傳入於日本

中國反沒有。民國四年，羅振玉和王國維在日本三浦將軍處借得這書，影印行世。書凡三卷，卷末有

『中瓦子張家印』六字。王先生考定中瓦子為宋臨安府的街名，乃倡優劇場的所在，因定為南宋

『說話』的一種。書共分十七章，每章各有題目。又有詩有話，故名『詩話』。此書描寫技術甚爲幼稚，但爲明代西遊記之祖。二爲宣和遺事，這部書魯迅小說史略疑爲元人所撰。但胡適則謂書中記宋徽宗欽宗二帝被虜後的事，記載得非常詳細，顯然是種族之痛最深時的產物。書中採用的材料大都是南宋人的筆記和小說，採的詩也沒有劉後村以後的詩，故可斷定爲南宋時民間通行的小說。（胡適文存卷三）書分前後二集，始於稱述堯舜而終於高宗之定都臨安，按年演述，體裁甚似講史。其中有數節爲文言，餘爲白話，可見非出一人之手。此書之第四節則敘梁山漚聚義本末，爲元代水滸傳之祖。

尙有新編五代史平話，共分五代，每代兩卷。卷前列子目，字句參差，中間多附詩詞。今本已不全，但可以確定爲宋人作品。又有最近在日本發現之元刊本平話，自武王伐紂書至三國志平話共五種，則不知是否宋人所作。

自唐到宋，白話小說醞釀了三四百年，到了元代，白話文學的運動甚爲劇烈，當然要產生長篇的章回體小說了。我們現在要先敘那有名的水滸傳。

本書版本最多，文辭結構亦各異。胡適已做了好幾篇考證來說明他。胡氏最初考證，不信元代能產生水滸傳，故定施耐庵爲明代人。不過宋人京本通俗小說，描寫技術已很高明，胡先生後來意見也許有點改變了，所以他的水滸傳後考把水滸傳原本的著作權給了羅貫中了。羅氏是元末的人，明初尙存，則水滸傳是元人作品。羅貫中名本，元武林人。他也是一個雜劇家，所作有宋太祖龍虎風雲會。

照我的意思：原本的水滸傳一定是羅貫中與施耐庵合作的。第一今所傳一百十五回，一百十回，一百二十四回的忠義水滸傳，都署名『東京羅貫中編輯』。又有一百回的殘本，亦名忠義水滸傳，署名爲『錢塘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又有一百二十回本，名忠義水滸傳全書，亦署『施耐庵集撰，羅貫中纂修』。五本水滸傳不拉關漢卿，不拉馬致遠，單單都拉了兩個雜劇界不甚出名的羅貫中和施耐庵，這不能說是明人附會的了。

施耐庵有人說即是元代雜劇家施君美。君美是杭州人，此署錢塘人，相合之點一。施時代較羅爲前，相合之點二。宋人已有許多水滸故事流行，元人又有許多關於水滸的雜劇，據胡適之先生統計現發現者

已有十種。施君美集合許多零碎材料結構而爲整個水滸傳，故曰『的本』曰『集撰』。草創時文辭不甚完美，羅貫中又從而潤色之，故曰編次也。第二明中葉人如郎瑛、田叔禾、沈德符、李贄都談到水滸，李贄還批過水滸，如這書是本朝人所作，豈有不知？但他們都信爲元人作，甚至疑及宋人。所以說施耐庵是明人，是靠不住的。

次則我們要叙那通俗性最大的三國志演義。三國之成爲通俗故事，來源也很久，李商隱驕兒詩亦云『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張飛鄧艾正是三國人物。東坡志林云：『主彭營云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卽喜唱快，是以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東京夢華錄又有說三分的『說話』，則三國在宋已成爲重要的平話書了。但此類話本今均不傳，日本出的三國志平話，我們又不敢相信，則不得不推羅貫中本爲集本中之最古者了。

三國志演義共一百二十回，回分上下，得二百四十卷。起於漢靈帝中平元年，終於晉武帝太康元年，首尾共有九十七年（一八四—二八〇）事實，皆排比陳壽三國志及裴松之注，間采稗史，及

雜以臆說而成。此書是文言的，但也雜以白話，在明代即不甚爲人所重。胡應麟云『三國演義絕淺陋可嗤！』又說此書與水滸『二書淺深工拙若霄壤之懸！』謝肇淛亦以爲『太實則近腐！』金聖嘆在水滸傳凡例也說牠像法庭上傳話的差役，不敢增減一字；又罵牠轉折不靈。清章則誠也病其『七實三虛，或亂觀聽。』但歷史小說要顧全事實本不易寫，西洋歷史小說也少有免去這項弊病的。三國志演義寫九十多年的歷史，幾百個人物，無數變化的事跡，而寫得有條不紊，有色有聲，真不容易。尤其三顧草廬，火燒赤壁，荊州入贅，秋風五丈幾段文字更有精采，便是水滸傳也尋不出這樣好文章。

隋唐志傳，相傳也是羅貫中做的。清康熙十四年長洲褚人穫有改訂本，易名隋唐演義。序有云『隋唐志傳肇自羅氏，纂輯於林氏，可謂善矣。然始於隋宮剪綵，則前多闕略……』今本共一百回，以隋主伐陳開篇，次爲周禪於隋，隋亡於唐，武后稱尊，明皇幸蜀，楊妃縊於馬嵬，既而恢復兩京，明皇退居西內，令道士求楊妃魂，得見張吳老，知明皇爲煬帝後身，而楊妃則爲朱貴兒，而書於是結束。凡隋唐間英雄如秦瓊，竇建德，單雄信，王伯當等皆於前七十回穿插出之。所採材料一一皆有來歷，不

亞三國志演義。仕舊小說中這部書倒是值得一看的。後人從這部書裏演出唐傳，更演出掃北，征東，征西，那就成了很下流作品了。

總之水滸，三國，隋唐的傳說，都有幾百年的歷史，到元末而集合成爲整部的小說，但文字則均甚幼稚，結構亦甚雜亂；其成爲今日狀況，則不知經過明清人幾十次修改了！這是我們應當知道的。

